联合国 S/2021/635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介绍了2020年12月19日至2021年6月18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情况，它介绍了自我2021年1月8日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S/2021/4)和同日关于斡旋工作的报告(S/2021/5)以来，联塞部队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和其后各项决议(包括最近的第2561(2021)号决议)开展活动的最新情况。

2. 截至2021年6月18日，军事构成部分的人数为796人(714名男子、82名妇女，各级官兵中妇女占10.3%，而全球和平行动的目标是妇女占7.5%)，警察构成部分的人数为65人(37名男子、28名妇女，即妇女占43%，而全球总目标是妇女占23%)(见附件)。

二. 重大动态

3. “五加一”非正式会议[1] 于2021年4月27日至29日在日内瓦举行。我主持了此次非正式会议，希族塞人领导人、土族塞人领导人以及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外长出席会议。经过连续几次双边和全体讨论之后，我在非正式会议结束时宣布，我们尚未找到“足以恢复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正式谈判的共同立场”。我表示，我们商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举行“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目标同样是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前进，以便正式谈判可以开始。关于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工作的报告(S/2021/634)详细介绍了在日内瓦举行的此次非正式会议。

[1] 希族塞人领导人、土族塞人领导人、三个保证国加联合国的非正式会议。

21-08696 (C) 120721 120721





4. 在 4 月的“五加一”非正式会议之前，联合国看到两个族群内民众动员活动激增，这似乎表明越来越多的塞浦路斯人愿意就一些对该岛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就塞浦路斯问题相关方面公开互动。虽有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塞浦路斯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关切和要求。

5.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收到了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塞浦路斯公民大会”等新的大型平台，以及各种特设公民团体和运动写给两族领导人和(或)保证国以及我本人的几份请愿书和大量信件的副本，他们认为塞浦路斯事实上的分裂正在加固，对此感到痛惜，并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窗口正在关闭深表关切。然而，虽说出现了这些支持达成解决方案的活动，但大多数塞浦路斯人仍未就此问题公开参与。

6. 这次“五加一”非正式会议是在世界许多地区、包括岛两侧的 COVID-19 病例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举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随着当地疫情变化，双方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通行限制。这些限制措施，包括封锁，严重影响了许多塞浦路斯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引发了上述一些示威活动。

7. 两个族群之间的隔阂加深，过境点限制措施以及双方持续的挑斗言论所助长的不信任气氛使隔阂加剧(见下文 D 节)。在此背景下，我的特别代表/副特别顾问伊丽莎白·什佩哈尔与两族领导人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增强技术委员会的权能，促进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措施，如过境点状况和共享疫苗等问题，并处理导致缓冲区及周边地区局势紧张的问题。事实证明，这种定期互动对于促成于 6 月 2 日就重新开放其余三个过境点和统一所有过境点与疫情有关的程序达成协议至关重要，并产生了其他积极成果(见下文第 12 段)。[2]

8. 上次报告提及的与碳氢化合物勘探和海区主张(包括海洋边界划定)以及军事和海军活动有关的紧张局势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所缓解。正在进行的希腊/土耳其和欧洲联盟/土耳其对话以及塞浦路斯问题“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可能促成了气氛缓解。

三.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

9. 双方通过在日内瓦举行的“五加一”非正式会议重新开始互动，并讨论了如何就岛上事务加强务实的临时合作等问题，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自 2017 年克朗-蒙大拿塞浦路斯问题会议结束以来一直在逐渐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然基本没有缓解。缓冲区和瓦罗沙等地的形势以及与 COVID-19 疫情所致影响有关的问题大大加剧了这些紧张局势。

[2] 这些会议、技术委员会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详情见关于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工作的最新报告(S/2021/634)。

10. 与此同时，缓冲区内经常出现摩擦的地区大多都仍有摩擦未得到解决，但总体上得到了遏制。联塞部队通过联络和互动作出预防努力，协助缓和了缓冲区内和周边地区平民之间、平民与敌对部队之间或敌对部队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

11. COVID-19 疫情不仅严重影响族群之间的互动，还影响到联塞部队的行动，主要是过境点通行限制所致。虽有这些挑战，但联塞部队继续通过监测、报告、联络和与相关对话者接触互动、支持民间社会行为体参加的网上集会以及通过加强联塞部队所协助的技术委员会的作用等途径执行任务。联塞部队继续记录部队内 COVID-19 病例，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虽说在隔离时间、检测要求和限制实际互动规定等方面采取了更多内部措施，但还是发现和管理了 38 例病例(34 名军事人员、2 名警察和 2 名文职人员)。编写本报告之时，80%的军事人员、73%的单派警察和 70%的国际文职人员已接种至少一剂 COVID-19 疫苗。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人员也直接由地方当局接种疫苗。

A. 防止缓冲区内和周边的紧张局势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军方之间的紧张程度依然较低，但各级政治紧张局势反复爆发。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无法就统一过境点程序、包括过境检测规定达成一致，导致经常发生争端，需要联塞部队进行干预。利姆尼蒂斯/耶希尔河地区尤易出现此类争端，一方面，下皮尔戈斯的希族塞人居民看到，通往北面的通道因过境点北侧采取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而受到限制或封锁，另一方面，土耳其部队看到 2011 年利姆尼蒂斯/耶希尔河协定许可的前往科基纳的每两周一次补给车队受阻。通过我的特别代表/副特别顾问与希族塞人谈判代表和土族塞人特别代表的每周协调会议，后一个问题最终在 5 月初得到解决。通过三方对话，几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基纳电线杆更换问题在 5 月底得到解决。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除了“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前几天和前几周暂时有所缓解外，双方侵入缓冲区和破坏缓冲区完整性，特别是通过民用建筑破坏该地区的行为有所增加，并导致双方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加。总体而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无视联塞部队法定权力的情形增加。联塞部队呼吁恢复原状，但希族塞人工人却于 3 月 1 日开始竖立蛇腹形铁丝网围栏，到 4 月 29 日围栏已达 12 009 米长，该围栏大致与南部停火线平行，大部分(85%)位于缓冲区内。当局竖立的围栏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非正常移民，但却引发了双方的政治批评，导致希族塞人农耕社区内关系紧张，并在南部引发抗议活动，因为它限制了与至少八个地方的农民往来。缓冲区内的围栏未得到联塞部队许可，而且封锁了联塞部队在 12 个地区的巡逻路线。

14. 5 月 8 日在皮拉，来自 Pergamos 村的土族塞人工人将一条水管从该村铺设到该镇以北约有 10 户土族塞人家庭居住的地区，随后在该地区和土耳其部队阵地 TK15 之间铺设了一条水管。联塞部队认为此阵地是长期侵犯行为，因为它在缓冲区内。联塞部队已确定水管铺设未经许可，要求恢复原状。这一事件引发了双方向联合国提出抗议。

15. 在瓦罗沙，高级别文职和军事人员继续访问该地区，尽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头几个月，由于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通行限制，可出入地区的公众走访大幅减少。在联塞部队观察得到的被围栏隔开城镇地区，围栏地区内的活动和变化仍在继续。这些变化主要包括小规模基础设施开发(例如电力工程、铺路、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路灯、盛水容器、翻修一座清真寺)、安装一个应该是供游客使用的自行车租赁站、大量清理植被和商用成品无人机飞越，后者很可能与监测平民走访有关。对于瓦罗沙，联塞部队继续遵循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因此，联塞部队与秘书处一起，一再对该镇被围栏隔开地区的动态表示关切。联合国依然认为，土耳其政府应对瓦罗沙局势负责。

B. 防止战火复燃和维持军事现状

1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敌对部队一级的紧张关系仍保持较低程度。从数量上看，总体而言，军事违规事件略有减少，但联塞部队仍观察到可被解释为使停火线进一步固化的行动。联塞部队对北部停火线沿线的违规行动提出了抗议，违规行动主要包括加强现有阵地，在瞭望塔上安装新的闭路电视摄像机，以及增加一个预制混凝土射击阵地，使北部停火线沿线的总数达到 3 个。土耳其部队还在 1 区内安设了 10 个新的瞭望塔，而且联塞部队观察到沿北部停火线部分地区安装了光电监视设备。在南部停火线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出现一个新的预制混凝土射击阵地装置，先前安置的 232 个仍在原地。

17. 进一步挑战军事现状的一个新趋势是，两条停火线沿线的监视能力都有所增强，如上文所述，在两条停火线沿线都部署有闭路电视摄像机、商用成品无人机，在北部停火线还部署有光电监视设备。后者提高了缓冲区一侧的可视度。这些升级进一步突显了联塞部队与两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沿两条停火线在缓冲区向前推进的军事行动有所减少。

18. 在第 4 区，虽说联塞部队一再与相关对话者互动，但联塞部队在瓦罗沙和斯特罗维利亚的行动自由仍然严重受阻。在斯特罗维利亚，土族塞人安全部队阵地仍然人数众多。3 月中旬，在瓦罗沙以南的土族塞人安全部队军事演习区内发现了几辆新的临时防御性装甲车和壕沟。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实行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但联塞部队还是继续与国民警卫队领导层积极互动。确保在领导层和区一级与土族塞人安全部队更经常对话，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土耳其部队的预告程序和与联塞部队的关系在三个区也都有所改善。

20. 与此同时，建立直接军事接触机制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的特别代表和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在后者 3 月份访问期间与双方协商时，双方表明的对该机制构成的立场仍然相距甚远，难以弥合。南边的立场依然是这种互动应该只有土耳其军队参与，而北边的回应依然是他们一方应该只有土族塞人安全部队在场。联塞部队提出的建议是，在停火线沿线维持军事阵地的敌对部队指挥官应在联塞部队的部队指挥官协助下进行对话。

21. 联塞部队与双方军事代表互动，评估后者对于安全理事会在第 2561 (2021)号决议中要求商定“使塞浦路斯无地雷工作计划”的落实意愿。土族塞人安全部队表示有可能对讨论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同样如此，而国民警卫队不愿讨论此事。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清理岛内尚剩 29 个疑似危险区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地雷行动司继续研究将要提交给双方的下一阶段扫雷活动备选方案，特别侧重于缓冲区及其中尚剩四个雷区。

C. 管理民事活动及维护法律和秩序

22. 如上所述，双方侵入缓冲区和破坏该地区完整性的行为均有增加。无视联塞部队制定并努力使之得以实行的原则和规则的情形有所增加。这不仅给联塞部队带来业务挑战，而且还加剧了双方在“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前后的不信任。

2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希族塞人还继续采取步骤，未经联塞部队许可而在缓冲区几个地区进行住宅、工业和商业开发。在土族塞人方面，对联塞部队在缓冲区的法定权力的直接挑战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有争议地区，如皮拉高地(见上文 A 节)。

24. 同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经许可进入缓冲区的事件总体增加。与平民之间或敌对部队参与的民事活动有关的实地紧张局势程度仍然较低，在前几次报告所述期间的正常范围内，但缓冲区相关问题已显著升级到政治层面，特别是在施工问题上。

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缓冲区内严重性较低的犯罪事件的举报有所增加，但这一趋势部分可归因于联塞部队更加主动、有针对性地巡逻。在第 4 区发生了几起针对联塞部队人员和财产的侵犯和破坏事件，反映了当地社区目前的负面气氛，双方无视联塞部队法定权力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积极的一面是，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关联的“联合联络室”(也称为“联合通信室”)继续分享信息，并为双方交换嫌疑人(两人)提供便利。5 月，双方还开始为防止通过缓冲区贩运人口而交流信息。COVID-19 疫情的经济影响，加上该岛的持续分裂和缓冲区松散不严的性质，总体上为缓冲区内和周围的犯罪活动，特别是走私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26. 在皮拉，双方警察部门继续与联塞部队有效协作，应对破坏法律和秩序行为，并在该村提供警务服务。不过，非法场所(例如赌博场所)继续利用与两族村有关的法律和秩序难题开展活动而不受惩罚。至于族群间活动，虽然继续因 COVID-19 疫情而受阻，但当地机构和居民，特别是学校和教师，表现出愿意在村里合作的令人鼓舞迹象。与此同时，皮拉的大学继续在未经联塞部队许可的情况下运作，联塞部队继续就与该大学有关的大型违章建筑项目问题努力接触互动，但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D. 两族间关系、合作和建立信任

27. 双方政治行为体在“五加一”非正式会议之前发表的各种声明往往加剧了两族之间和两个族群内部的两极分化，这种情况在会议之后基本上仍在继续。

28. 双方在重返谈判桌的方针问题上始终存在巨大分歧，但在联合国协助下，建立信任和解决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出于政治或族裔动机的袭击事件(例如，在希腊独立日发生亵渎 Episkopi 清真寺事件，在皮拉发生盗窃和毁坏希腊国旗事件)，这些事件虽然严重，并有可能损害族群间和解，但双方的族群和宗教领袖以及政治人物迅速做出反应，采取和解对策，抵消这些事件的影响。

30. 双方对于与 COVID-19 疫情相关条件下的过境问题继续采取缺乏协调的做法，直到双方领导人于 6 月 2 日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剩下的三个关闭的过境点。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放宽完全接种疫苗人员过境程序方面将取得进一步的共同进展。

31. 向欧洲联盟成员国提供疫苗一事有所推延，但欧洲联盟委员会报告称，将提供欧洲联盟批准的疫苗用于满足所有塞浦路斯人的需要，而且已请卫生技术委员会负责监督疫苗在两个族群之间的分配。根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截至 6 月 18 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局已收到 831 205 剂，根据卫生技术委员会的数据，其中 61 050 剂已交给北侧一方。展望未来，双方正在研究为了便利今后的旅行(无论是通过过境点还是离开该岛)而相互承认疫苗一事。

3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塞部队继续主要通过虚拟平台支持族群间接触和互动。仅通过技术手段长期维持族群间互动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熟悉或对虚拟交流不感兴趣者而言。与此同时，联塞部队能够利用特殊情况和可用的技术工具，日益将族群间活动重点置于两边的青年活动家以及尼科西亚以外通常较难接触到的受众，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在此期间，一项值得注意的活动是在该岛西部 1 区首次举办族群间活动，吸引了来自 4 个非政府青年组织的 100 多名虚拟参与者。在“青年倡导者——环境与和平”倡议和“社会影响力生成者”项目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开发了环境建设和平、水资源管理和创业等方面的族群间互动新领域。

33. 除过境点技术委员会外，所有技术委员会都已恢复活动，互动程度不同，大多借助虚拟形式。尽管如此，技术委员会在解决全岛关切问题和改善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总体影响仍然有限，而且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3]

3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政党代表在斯洛伐克使馆主持下继续举行月度定期会议。各政党在联合声明中一再敦促双方领导人表现出政治意愿，恢复实质性谈判，以期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他们还强调需要合作和新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应对 COVID-19 疫情及其社会经济后果。3 月 30 日，主管欧洲、中亚和美洲事务助理秘书长和我的特别代表参加了与各政党举行的一次会议，讨论他们对恢复和平进程的期望以及对族群间日益严重的分裂的关切。

35. 塞浦路斯宗教领袖继续致力于在瑞典使馆支持下，在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宗教轨道框架内建设和平与和解。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他们公开发表讲话，促进

[3] 各个技术委员会工作详情见我最近一次关于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工作的报告(S/2021/634)。

宽恕，反对进一步两极分化，捍卫宗教自由，包括以此回应亵渎和破坏礼拜场所案件。[4]

E. 便利出入和人道主义职能

36. 与上次报告所述期间一样，直到 6 月初，Léfka-Apliki/Lefke-Aplıç 和 Deryneia/Derinya 过境点北侧及 Ledra Street 过境点南侧依然一直关闭。联塞部队能使用 Léfka-Apliki/Lefke-Aplıç 和 Deryneia/Derinya 过境点运输补给和应对紧急情况，但不能用于开展常规行动。

37. 由于过境点总体通行限制带来的复杂情况，要求联塞部队解决人道主义关切，从而便利运尸、参加葬礼、人员过境就诊、便利跨绿线药品流通等事宜的请求有所增加。塞浦路斯共和国禁止第三国国民从任何一侧过境，这也导致联塞部队需要与外交代表密切合作，为相关国家的公民从岛的一侧到另一侧提供便利。

38. 联塞部队继续根据任务规定，与居住在北侧的马龙派教徒和希族塞人族群互动，不过互动的节奏和方式有所改变，并与生活在南侧的土族塞人互动。COVID-19 疫情也阻止了跨绿线朝圣活动，而这样的活动此前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5 月 30 日，联塞部队为居住在北侧但希望在南侧进行议会选举投票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的通行提供了便利。

39. 继续依据 2004 年 4 月 29 日欧洲理事会第 866/2004 号条例(“绿线规定”)为双方人员和货物过境提供便利。尚没有 2021 年过境数数据，但毫无疑问，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继续使过境减少至最低程度。跨绿线贸易仍保持在通常的水平，主要涉及非接触式交易，尽管如此，欧洲联盟委员会多次评估认为这一贸易水平非常低。[5] 4 月，欧洲联盟委员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新措施：(a) 允许岛上任何地方的 Halloumi/Hellim 奶酪生产商受益于原产地标识地位；(b) 允许北侧的原产地标识产品越过绿线，前提是北侧生产的奶酪和牛奶符合欧洲联盟所有动物和公共卫生标准。

F.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40. 因 COVID-19 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带来的入境和进入庇护程序方面的挑战，导致 2020 年庇护申请数目大幅减少(7 094 份，2019 年为 13 520 份)。但 2021 年 3 月和 4 月收容中心接收的人数增加，显示不定期抵达的庇护申请者数目急剧增加。据报，3 月共有 988 人进入第一收容中心，是该中心 2 月接收人数的三倍，4 月有 1 061 人，5 月有 993 人，显示庇护申请数目总体呈增加趋势。

41. 注意到在缓冲区和海上发生了挡回事件，使寻求庇护者面临被驱回风险。2 月 5 日，包括 2 名妇女在内的 5 名叙利亚国民在皮拉被塞浦路斯警察拦截，并被要求返回北方。此外，目击者报告，为寻求庇护而在既定过境点向警方表明身份

---

[4] 详情见关于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工作的报告(S/2021/634)。

[5] 例如，见关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欧洲理事会第 866/2004 号条例执行情况及其所致局势的第 16 次报告，可查阅 www.eumonitor.eu/9353000/1/j9vvik7m1c3gyxp/vl9mkeuq4gx5。

的寻求庇护者被拒绝进入庇护程序，理由是 COVID-19 的限制。一些寻求庇护者试图通过缓冲区不同部分过境，在那里滞留了数日。

42.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发生了几起船只被挡回事件。特别是，一艘载有 38 名叙利亚人的船只(据信从黎巴嫩出发)据报最初于 2020 年 12 月被挡回。随后该船被允许靠岸，因为乘客声称该船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启航。2021 年 1 月 8 日，一艘载有 26 名叙利亚人的船据报被塞浦路斯海岸警卫队挡回。据推测，该船从土耳其出发。5 月 17 日，一艘载有 63 名叙利亚国民(包括 23 名儿童和 16 名妇女)的船被挡回黎巴嫩，尽管乘客已明确表示希望寻求庇护，但未被允许进入庇护程序。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的信息，其中一些寻求庇护者继续被羁押在黎巴嫩，并且可能被遣送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构成违反不推回原则的行为。

43. 是否可在过境点进入庇护程序不可预测，这可能是导致利用缓冲区非正常过境增加的原因之一，使寻求庇护者可能被剥削，并且容易受到安全事件的影响。

44. 正如我在以往报告中指出，寻求庇护者和非正常移民问题也是在一些情况下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积极的方面是，2021 年 5 月，在联合国推动下，包括数个技术委员会代表在内的双方专家就非正常移民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议。岛上的难民署代表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旨在讨论非正常移民问题的各个方面；计划继续定期举行此类讨论。

G. 性别平等、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45. 鉴于 COVID-19 疫情，联塞部队在整个期间继续利用虚拟论坛支持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尽管使用虚拟手段存在挑战，但妇女活动人士继续围绕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和赞成紧急恢复会谈的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由于预计将举行“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几个妇女组织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并向各自领导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是在宣传妇女有关塞浦路斯和平与安全的观点方面迈出的积极一步。一个族裔间妇女团体“跨越鸿沟的双手”与岛上双方的决策者和外交界举行了一系列外联会议，以便进一步分享妇女对和平进程的看法。

46. 联塞部队就性别平等、性别歧视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相关问题扩大了对全岛青年团体的外联。在国际妇女节之际，联塞部队推动了与青年人的族裔间对话，内容涉及 COVID-19 疫情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此外，作为关于妇女参与和平与政治进程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联塞部队开展了一项为期一个月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活动内容多样，包括突出报道了在联塞部队各组成部分工作的几名妇女。上述宣传活动还包括介绍来自塞浦路斯的 2 名妇女活动人士的视频，她们正在努力在两族妇女之间建立信任和对话，并促进两族妇女采取有利于可持续和平的联合做法。此外，2021 年 3 月，联塞部队的月度播客重点报道了与即将离任的联合国警察高级警务顾问的一次对话，顾问谈及了妇女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包括在领导层的作用。

47. 联塞部队根据其促进性别均等的目标，继续营造有利环境，从而增加和加强了妇女对维和行动的参与。联塞部队继续向警察、军事和文职部门人员提供能力

建设和提高认识工具，并系统地征求所有部门的女性维和人员的意见，以确保开展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5 月，联塞部队再次发挥表率作用，迎接了新的女性部队指挥官和高级警务顾问，从而保持了确保妇女在整个联塞部队范围内担任高级领导的传统。

四.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48. 自成立以来，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两族科学家小组受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负责找回、辨认和归还 1963/64 年和 1974 年事件期间失踪人员的遗骸，在该岛南北两地挖掘或接收了 1 219 具遗骸。本报告所述期间挖出 7 具遗骸。挖掘出来的遗骸总数可能包括未列入官方失踪人员名单的人员，只有在完成人类学分析和 DNA 鉴定后才能最终确定，这一过程通常在一到两年内完成。当遗骸经辨认确定与委员会的任务无关时，会被从官方数字中减去。由于与 COVID-19 相关的行动限制，2021 年委员会行动暂停 49 个工作日，3 月 2 日活动全面恢复，7 个两族小组在全岛开展了挖掘工作。4 月底，解除了在土耳其军事地区对委员会小组实施的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准入限制。迄今为止，在 2 002 名失踪人员中，已有 1 006 人的身份得到确认，遗骸已交还死者亲属，其中包括本报告所述期间交还的 12 具遗骸。

49. 为了找到更多失踪人员埋葬地点，委员会继续作出努力，以获准查阅 1963/64 年和 1974 年期间在塞浦路斯有军事、警察或人道主义存在的国家和组织的档案。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从直接相关方收到的关于可能埋葬地点的档案资料很少。委员会继续对尼科西亚的联合国档案进行广泛研究。

五. 行为纪律、性剥削和性虐待

5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塞部队继续努力鼓励严格遵守联合国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联塞部队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区域行为和纪律科协调，开展了与预防、执行和不当行为(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欺诈和工作场所违禁行为)补救行动有关的活动。

51. 在 COVID-19 背景下，为联塞部队所有类别人员举行的关于所有不当行为问题的相关培训，包括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欺诈和腐败行为的培训均在线举行。

5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塞部队未收到任何关于性剥削和(或)性虐待的指控。

六. 财务和行政方面

53. 大会在其第 74/285 号决议和第 74/571 号决定中批款 5 170 万美元，用作联塞部队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维持费用，其中包括塞浦路斯政府提供的 1 740 万美元自愿捐款，占部队批款净额的三分之一，以及希腊政府提供的 650 万美元自愿捐款。

5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 日，联塞部队特别账户的未缴摊款为 1 860 万美元。截至该日，所有维持和平行动的未缴摊款总额为 24.99 亿美元。

55. 根据季度付款时间表，部队费用和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已偿还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七. 意见

56. COVID-19 疫情继续严重影响公共健康，在社会经济方面继续对塞浦路斯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将两族隔开。我感到关切的是，恢复正式谈判的努力仍未取得突破的时期，隔阂日益加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和不信任日益加剧，可能会给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进一步造成重大阻碍。安全理事会在第 2532(2020)号决议中警告，“由于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疫情，转型期国家和冲突后国家所取得的建设和平和发展成果可能出现逆转”，抗击这一大流行病“需要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强合作与团结，需要采取协调对策，由联合国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因此，我支持我的特别代表/副特别顾问力图推动双方在防治这一疫情的某些关键方面，特别是过境点和分享疫苗方面进行协调和加强合作，这项工作响应了我在我的“全球停火呼吁”背景下发出的就疫情开展合作的呼吁。我欢迎 6 月 2 日宣布双方就重新开放过境点和过境程序统一问题达成一致。但我相信还可以就分享疫苗取得更多成果。正如我过去所强调的那样，“疫苗公平是全球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道德考验”。

57. 考虑到时间在流逝，并且两族之间可能进一步疏远，因此必须在影响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上推动合作。我曾鼓励双方领导人增强技术委员会的权能，并向它们提供取得成果所需的政治支持，特别是那些能够在应对 COVID-19 疫情影响的关键方面发挥作用的委员会，例如卫生、经济和商务事项、危机管理、性别平等和人道主义事务。尽管有切实增强这些委员会权能的明确政治承诺，但在此期间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委员会在应对疫情及其社会经济和相关后果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卫生问题技术委员会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如上所述，该委员会在支持双方推进有关 COVID-19 的公共卫生相关合作和重新开放过境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58. 正如我的“以行动促维和”倡议原则所述，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之间有明显的互补性，因此，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建立和平特派团在实地的行动应继续相辅相成。尽管依然未取得切实的政治进展，而且对前进方向未达成共同愿景，但实地局势并非静止不变。联塞部队观察到现状发生了变化，某些领域是微妙的变化，某些领域是明显的变化，继续使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使双方进一步分离，而且可能影响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努力。

59. 我一再强调双方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岛上紧张局势并且损害恢复谈判的单方面行动，同时促请所有各方进行对话，解决分歧。瓦罗沙的事态发展也许最能说明缺乏政治解决状况下的此种挑战。我重申对该镇围封区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并回顾指出，联合国的立场保持不变。我还回顾 2020 年 10 月 9 日安全

理事会主席声明和安理会有关瓦罗沙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550(1984)和789(1992)号决议，并回顾必须充分遵守这些决议。我还对该地以及在斯特罗维利亚等地限制联塞部队行动自由的做法表示遗憾，并要求完全恢复联塞部队巡逻和开展其已获授权活动的能力。我回顾指出，安理会赋予联塞部队的任务不限于缓冲区，而是扩大到全岛。

60. 双方侵入缓冲区的情况大幅增加，主要形式是未经许可的施工。除了给联塞部队带来行动挑战外，这些行动还在实地和双方之间造成紧张局势，带来安全风险，而且无助于营造积极氛围。违反有关平民活动管理的既定程序，在缓冲区内擅自建造供个人和商业使用的建筑，凸显出对联合国划定的缓冲区界线和联塞部队法定权力的漠视。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害联塞部队实现其法定目标的能力，即保持局势平静并为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我再次敦促双方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划定的缓冲区界线和管理缓冲区内平民活动的既定机制。我回顾安全理事会要求拆除缓冲区内所有未经许可的建筑，以及要求双方防止停火线内及其沿线未经许可的军事或民事活动。

61. 此外，我支持我的特别代表的呼吁，即要求将所有违反军事现状的停火线沿线军事设施恢复原状。我特别强调指出在停火线沿线部署新的监视技术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它正在推动改变军事现状，并对联塞部队的监督工作构成挑战。因此，我重申安全理事会的呼吁，要求双方遵守 2018 年备忘录，该备忘录是联塞部队监督停火及其推动维持治安和恢复正常状况的努力的基础。

62. 联塞部队记录了观察到的所有违规行为，并与双方接触，以解决缓冲区内及其周边出现的问题，以期保持局势平静并防止事态升级。然而，一些事件被用于政治目的，并通过媒体放大，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和不信任。我斥责任何企图利用缓冲区内局势的做法，促请双方与联塞部队进行建设性合作，处理违规行为和事件，避免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63. 无论和平进程的状况如何，建立信任措施都可以带来希望，有助于缩小两族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我鼓励双方真诚地就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建议和想法，或者审查过去的建议，以便进一步进行讨论和取得进展。本着这一精神，我鼓励继续开展我的特别代表/副特别顾问自 3 月以来启动的每周与双方之间的三边对话，作为就建立信任措施取得进展和解决实地可能加剧双方紧张关系的悬而未决问题的一个平台。鉴于复杂的地区环境及其对塞浦路斯的影响，我还促请相关区域行为体力行克制，探讨建立信任措施，并采取建设性方法解决他们的纠纷。重要的是，双方应展现善意，作出更大努力，为达成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64. 我听到许多民间社会行为体发出呼吁，要求对该岛的未来，特别是对和平进程的方向有更大发言权。在以往的报告中，我促请岛上的政治领袖推动加强两族之间的团结，以此作为建设支持和平的力量、为可持续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奠定基础的必要因素。我肯定并支持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作用，认为民间行为体积极参与和融入更广泛的塞浦路斯和平进程是持久解决与和平的关键。我还强调联合国在实地的两个特派团就此方面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两个特派团将深入

这方面的工作。我敦促双方领导人鼓励两族之间更直接的接触与合作，并为民众间举措提供具体支持，以此证明他们真正致力于解决问题。

65. 安全理事会一再促请双方领导人不要使用可能加深两族间不信任的言辞，坚持认为必须改善公共氛围并使两族为解决问题做好准备，同时也强调和平教育的重要性。不幸的是，在塞浦路斯停火和事实上分裂四十五年后，这些和解支柱大多仍有待建立。

66. 虽说我和安全理事会一再发出呼吁，但即便是在当前的困难情况下，在塞浦路斯为增进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平等以及扩大和深化经济、文化及其他形式合作所作的努力仍然有限。全面执行欧洲理事会第 866/2004 号条例将大大有助于增加贸易量，应再次得到大力推进。跨岛贸易增加，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和其他联系及接触加深，将促进两族之间的信任，帮助消除土族塞人对遭到孤立的担忧。

67. 地方和国际行为体在努力促进两族之间更密切合作的过程中，继续面临与北方地位和“承认”方面的关切有关的挑战和障碍。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政策得到维护、安全理事会关于该事项的决定得到维持，对“承认”问题的关切本身便不应构成加强合作的障碍。我敦促双方在探讨建立信任与开展合作的更多机会时采用创新方式克服障碍，以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为两族带来切实利益。联合国仍然充分致力于向双方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

68. 关于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立直接军事接触机制的要求，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的特别代表于 2020 年 5 月 1 日提出一项提议并反复进行接触之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仍坚信，这样一个机制将使双方能有效缓解缓冲区内及其周边的日常紧张局势，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建立信任措施。鉴于缺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且有效的军事接触机制的真诚意愿，联塞部队将继续与双方采取其他军事建立信任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可能涉及共同商定利用技术推进停火线沿线的无人驻守阵地。

69. 我赞扬塞浦路斯妇女团体和妇女活动人士坚韧不拔地作出持续努力，以确保妇女充分参与和平进程，并推动促进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联塞部队将继续发挥作用，在维持和平行动中以身作则，实现性别均等，并将继续努力支持性别平等与和平活动人士在岛上和平倡议中占据应有位置。在这方面，我敦促双方领导人全力支持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和民间社会的关键作用，并确保两者之间的联系，以便为所有人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可持续公平解决办法。

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岛上各地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情况以及根据国际法进入庇护程序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挑战，联合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理解 COVID-19 带来的特殊情况和压力，也知道相对于塞浦路斯人口规模而言抵达者的人数众多，但我必须回顾指出的是，在处置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时，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必须全面遵守国际法律准则。

71. 我还鼓励双方专家继续开展 5 月启动的定期互动，在由我的斡旋团队推动并且有岛上的难民署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非正常移民问题。

72. 鉴于联塞部队继续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我建议安全理事会将该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六个月，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展望未来，联塞部队将继续监测不断变化的局势，并调整自己的行动以有效执行任务。

73. 我要感谢各个伙伴，特别是欧洲联盟委员会，它们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两个特派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为执行多项建立信任措施作出了贡献。我还感谢自 1964 年以来向联塞部队派遣部队、警察或两者兼有的 36 个国家，并向为塞浦路斯和平事业牺牲的 186 名维和人员致敬。

74. 我感谢什佩哈尔女士作为我的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联塞部队负责人兼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所做的工作。我也感谢在联塞部队服务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坚定执行联塞部队的任务，在岛上开展和平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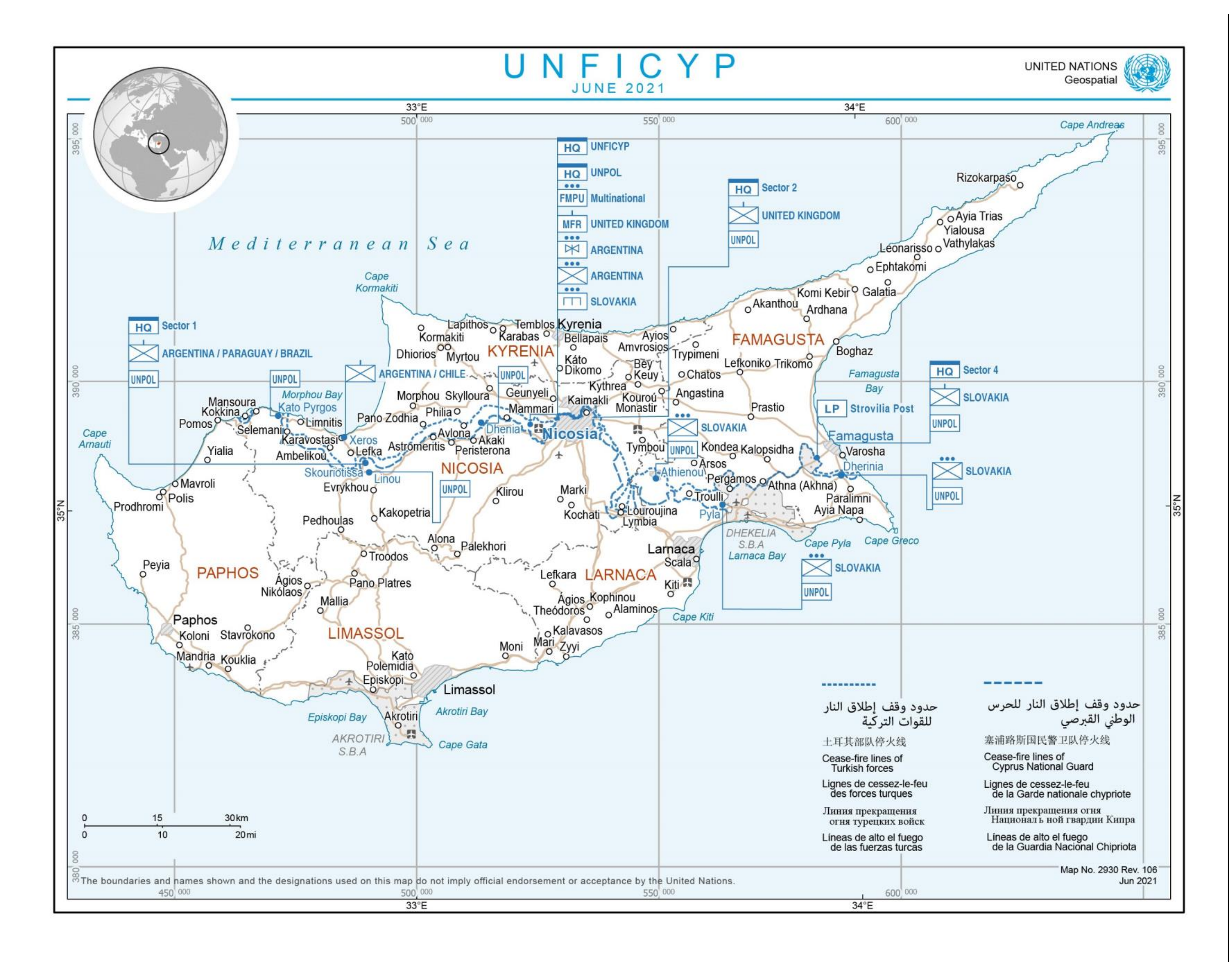
附件

向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提供军事和警务人员的国家(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

国家	军事人员数目
阿根廷	249
智利	6
奥地利	3
巴西	2
加拿大	1
加纳	1
匈牙利	11
挪威	3
印度	1
巴基斯坦	3
巴拉圭	12
俄罗斯联邦	4
塞尔维亚	8
斯洛伐克	235
乌克兰	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57
共计 [a]	**796**

国家	警务人员数目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
保加利亚	2
中国	6
芬兰	2
印度	3
爱尔兰	10
意大利	4
约旦	4
立陶宛	1
黑山	1
巴基斯坦	3
罗马尼亚	5
俄罗斯联邦	4
塞尔维亚	2
斯洛伐克	6
瑞典	3
乌克兰	3
共计 [a]	**65**

[a] 军事人员中，714 名为男性，82 名为女性。警务人员中，37 名为男性，28 名为女性。


UNFICYP
JUNE 2021
UNITED NATIONS
Geospatial
33°E
34°E
35°N
Mediterranean Sea
Cape Andreas
Cape Kormakiti
Cape Arnauti
Morphou Bay
Famagusta Bay
Larnaca Bay
Cape Pyla
Cape Greco
Cape Kiti
Akrotiri Bay
Episkopi Bay
Cape Gata
HQ UNFICYP
HQ UNPOL
FMPU Multinational
MFR UNITED KINGDOM
ARGENTINA
ARGENTINA
SLOVAKIA
HQ Sector 1
ARGENTINA / PARAGUAY / BRAZIL
UNPOL
ARGENTINA / CHILE
HQ Sector 2
UNITED KINGDOM
UNPOL
HQ Sector 4
SLOVAKIA
UNPOL
LP Strovilia Post
SLOVAKIA
UNPOL
KYRENIA
FAMAGUSTA
NICOSIA
PAPHOS
LIMASSOL
LARNACA
Nicosia
Kyrenia
Famagusta
Larnaca
Limassol
Paphos
Rizokarpaso
Ayia Trias
Yialousa
Vathylakas
Leonarisso
Ephtakomi
Komi Kebir
Galatia
Akanthou
Ardhana
Boghaz
Trikomo
Lefkoniko
Trypimeni
Ayios Amvrosios
Chatos
Bey Keuy
Lapithos
Temblos
Karabas
Kormakiti
Bellapais
Dhiorios
Myrtou
Káto Dikomo
Kythrea
Kourou Monastir
Angastina
Prastio
Morphou
Skylloura
Geunyeli
Kaimakli
Mansoura
Kokkina
Pomos
Selemani
Kato Pyrgos
Limnitis
Pano Zodhia
Philia
Mammari
Dhenia
Karavostasi
Xeros
Lefka
Aylona
Akaki
Astromeritis
Peristerona
Yialia
Ambelikou
Skouriotissa
Linou
Evrykhou
Klirou
Tymbou
Kondea
Kalopsidha
Varosha
Dherinia
Arsos
Athienou
Pergamos
Athna (Akhna)
Troulli
Paralimni
Ayia Napa
Louroujina
Lymbia
Pyla
Marki
Kochati
Mavroli
Polis
Prodhromi
Kakopetria
Pedhoulas
Alona
Palekhori
Troodos
Peyia
Ágios Nikólaos
Pano Platres
Mallia
Lefkara
Ágios Theódoros
Kophinou
Alaminos
Scala
Kiti
Koloni
Stavrokono
Mandria
Kouklia
Kato Polemidia
Episkopi
Kalavasos
Moni
Mari
Zyyi
Akrotiri
DHEKELIA S.B.A
AKROTIRI S.B.A
حدود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土耳其部队停火线
Cease-fire lines of Turkish forces
Lignes de cessez-le-feu des forces turques
Линия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огня турецких войск
Líneas de alto el fuego de las fuerzas turcas
حدود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للحرس الوطني القبرصي
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停火线
Cease-fire lines of Cyprus National Guard
Lignes de cessez-le-feu de la Garde nationale chypriote
Линия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ог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вардии Кипра
Líneas de alto el fuego de la Guardia Nacional Chipriota
0 15 30 km
0 10 20 mi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Map No. 2930 Rev. 106
Jun 2021